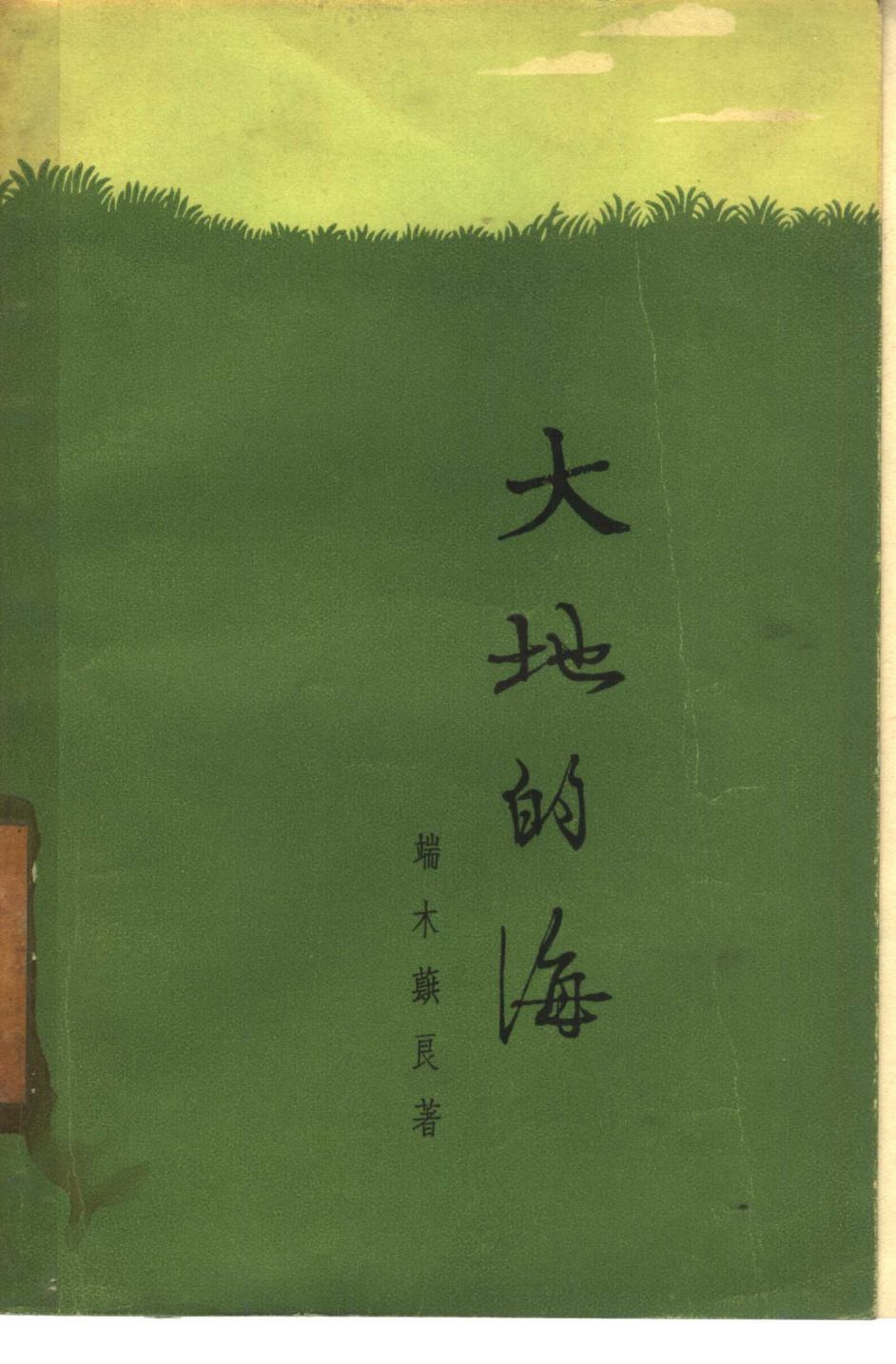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地的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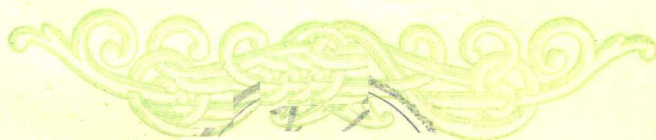
端木蕻良 著

822
0244
2



大 地 的 海

端木蕻良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大 地 的 海

端木蕻良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1443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8 3/8 插頁2 字数152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2,000 定价(6)0.70元

封面題字：茅 盾

封面設計：章 西 厓

統一書號：10078·1443

定價：0.70 元

大地的海

1

假若世界上要有荒凉而辽阔的地方，那么，这个地方，要不是那顶顶荒凉，顶顶辽阔的地方，但至少也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。

这是多么空阔，多么辽远，多么敞快得怕人，多么平铺直叙，多么宽阔无边呵！比一床白素的被单还要素得令人难过的大片草原呵！夜的鬼魅从这草原上飞过也要感到孤单难忍的。

多么寂寥呵！比沙漠还要幽静，比沙漠还要简单。一支晨风，如它高兴，准可从这一端吹到地平线的尽头，不会在中途碰见一星儿的挫折的。倘若真的，在半途中，竟尔遭遇了小小的不幸，碰见了一块翘然的突出物，挡住了它的去路，那准是一块被犁头掀起的淌着黑色血液的泥土。

是的，在这块大地上，如抛去泥土不提，这地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奇迹呢，还有什么可以令人篤信的証物呢，而且这土地到底还成了什么土地了呢，这荒凉的草原，还怎能再向人夸耀它无比的荒凉呢？……想一想，这大地上，如没有了泥土，这不尽的辽阔，又怎能会如现在这样铺张出去这么

CA58/06

远呢……

如土色是可爱的颜色，那么，这地方的一切的物质都是涂满了可爱的颜色的。泥土自然是土色罗，就是丛生在壕崖上的刺榆，那除非是土色，也不足说尽它那枝干的荒凉的。

多么奇异的植物啊！认为开花是多余的事，展叶子也是奢侈的装饰。所以索性把花儿，朵儿，叶儿，一古脑儿的都化作了尖锐的针刺，以至使牛儿，羊儿的红润的小嘴巴，都远远的从它身上逃开。怔忡的，躊躇的，对着这出奇的原野，吐露着不能了解的哀鸣……

这个地方，因为被这荒凉的景色涂抹得太单调了，所以在居民的感情上也就感染到一种不可补救的偏枯。就拿那左近一带的小屯子的名儿来说吧，在趣味上也真叫人感到逼人的贫瘠：

刺榆沟，旱沟，白沙包，跑风坡，一慢坡，偏脸汀，一棵树，土台子，芒牛哨，黑嘴子，红土子，石虎子，大窪，大鱼泡，莲花泡，一百一棵树，光顶山，老鞭子沟，李大鞋林子，满井，泉头，二十八宿，半截尾巴，光甸，小壕，……这一大串风干鱼片似的鏗鏘的命名。真是将这边外的风光，揭发得一絲不苟透露彻底。也和此地特产的北风相似，吹到人的耳朵里，只管“鏗鏘鏗鏘”作响。

在春天，这地方是没有梅花的，实在是没有的。如有，那一片娇嫩的梅花，也要从这光秃秃的字面上给滑掉的。

总之，那举凡一切温柔的事物，都是与这个地方不大相宜的。而自会有一切眼亮的北风，清爽的小雪，在点缀这塞北的春光。

站在地头上，举目向四外一望，纵然是极无感情的家伙，也会呼出下面这样的句子的：

“多么遥远的春呵！伸出手来也不会触着的春哪！……”

远远的堆雪作出冷淡的样子。乌鸦从天际的一个角上款款的飞，一切都是悲哀的，沉寂的，毫无声息的。

这庄严的草原上，人工的笔触，还不能涂抹去原始的洪荒。在这上面游行着的风，是比海上有着更多的自由的。白草沙沙的响着，单调的，破碎的，不安的随着它尽情的摇曳……

北风逞着荒寒的挺劲，在青年的红萝卜皮色的鼓掙掙的小腮帮上，写出自信，要强和傲慢来。在老人的额角的皱纹上，则蘸满了古铜色的金粉，狠狠画出两条不可调和的固执和粗鲁的折痕。

这是无须疑惑的。黑龙江的古谚说：有靠山的就有砍柴的，有近海的就有捕鱼的。有风就有浪，有树就有凉的。关东的田地是荒凉的，所以在人的感情上，也就不由自主的

会荒凉起来。

农夫有着和肩膀一样寬的灵魂。有时会不着边际的哀伤着自己，有时又在粗魯的大笑。对着生人，常怀着磅礴的热烈和粗魯。对着自己的亲人，有时在臉上則反而流露出疏远的神色，因为他们不会在作态上表示感情，他们以为真实的感情是无須表现的，倘一表现便显得琐碎，卑下。年老的祖父，可以坐在篝火前和死去整整十年了的祖母，叨叨咕咕的談上一个夜晚。而白发的外婆，在夢中，又会寂寞的“吹土”^①，第二天早起来对孙子唠叨：

“唉，真是土埋半截了呢！”

这一切感情的活动，也都象这草原一样的荒凉而空闊。唉唉，真是令人受不住的空闊呵！倘若是一个外乡人走到这里，一定当真的要气悶起来了吧！

然而这里的感情是没有裝飾的，如一个人在伤心，那么，在他的胸膛里，一定可以听见心的一寸一寸的破裂声。如在哭泣，那滴落的泪珠，也会透出一种颤动的金屬声的。而且必然的整个灵魂都会激起一种沉郁的回响。

他們的生活也是單純的，无比的單純。

單就房子一項來說吧，真是何等的一件原始的艺术！

① 吹土——老年人因为牙齿脱落，在睡熟时，呼吸就有一种声音，象故意吹气一般。有一种迷信說法，說这是給自己墳头吹土，到吹够了，人便死了。

有泥的地方，就用泥脫成。有沙的地方，就用沙打成，有石的地方，就用石砌成。有河淤土的地方，就用河淤土拍成。……多么可爱的朴質呵！

屋頂上，牢牢的鋪了一层秫秸^①，秫秸上鋪滿一层厚泥。厚泥上再洒一层厚鹽。鹽泥上再洒一层河淤土，河淤土上再抹一层“秧攪泥”^②——倘若这房子不会被风吹倒，便也要被房盖給压倒了吧？但是，这就叫作房盖的呀，所謂房盖，就是这个样的呵，不会比这个再多了一点，也不会比这个再少了一些什么的。

至于屋里，唯一可夸耀的摆設，就是那块攘夺了半壁天下的“大炕”了。这炕也許是大穿腔，也許是对面炕，也許是一連厢……然而“大炕”是一律的。在这上，鋪上了一束谷草，攤开了一領秫秸席子，这就成全了一家人家。

条桌上吃飯，灶坑里燒火，这不一切都解决了嗎？一身衣服，冬天填上棉花，夏天拆去棉花，一年四季就这样的过去了，冬暖夏凉，还需要什么呢？

这就是生活，人們在这草原之上，投擲着童年，青春和沉重的工作……他們就在这种單純的屋子里交代过农民的一生。

北风起了，雪块在雪爬犁底下发出苦悶的碎响，柳树的枝条上都挂着“树挂”^③，灰色的天在头頂上扯过。人們便悄悄的躲在这泥土的屋子里，拱起手来，在火盆前，燒着土豆，温习着这北国特有的哀伤。

假如——

在春天来了的时候呢？……

2

我們姑且說，現在就是春天来了吧。

春天，这荒涼的北国，也并不比冬天会暖的。实在是，春天并不会比冬天多了些什么。天空依然是干燥的，晴朗的，靜止的，而且是那么高远，冷冷落落的帶着孤洁的蔚藍。大地上仍然保持着冬眠的状态。白雪結成坚固的冰块，將飽含着粪料的土壤冻实，格格生生的，一点儿温柔的气息都浮动不出。

沒有一絲烟，沒有一条綫，也沒有一片风筝，一切都是靜悄悄的。

好容易盼望到七九河开，于是又大大的卷起了沙风。

这个地方的风，也是奇异的，它是多么自信，多么橫暴呵！它煽惑起地上盲目的黃沙，来打瞎了行人的眼睛。吹

① 秫稽——就是高粱杆。

② 秧攪泥——泥攪着麦稽，以使不易冲蝕。

③ 树挂——夜晚下霧，遇冷成霜，凝結在树枝上电綫上，使树枝和电綫都象銀鑲玉琢一般。这种現象叫做树挂，在东北是常見的。

冻了人们的腮帮，耳朵，鼻尖。吹得“切断了尾巴”^①的狗儿不安的前院后院的跑着。以致使偷儿们，都找不到适宜的地方去躲藏。

风，象撒欢似的，使起野马的性子，挟着黄土和灰尘跳跃，一声呼啸，平原变色了。远远的田舍变成模糊，田野间混淆成迷离恍惚的一片。粗大的树，连根儿拔出土皮来，挣扎的摇晃两下，又栽倒了。葺房的茅草卷逃了，主人看了苦笑着。用一条绳子将石块缚在两端，挂在掀起的房脊上压着。

在风起来的时候，人们不敢烧炕了，喉脖眼（灶坑与火炕毗连之处）擋了两次还抽的太厉害。

邻家的老翁，伸出红肿的鼻头，在风里吃力的嗅着，然后用拐棍打着地，粗哑的叫着：

“喂，你家的烟囱煤了^②……”

风，这样大的风，春千秋爆，把柳树上仅有的一点儿湿润都给吹败了。春就算白来一回，匆匆的过去。

什么都沒有余留。人们只等着第一次的雨水到来，好散播种子，扶植起这一年里应有的希望。

.....

朦胧里，郝老爷从炕上爬起来，把手从窗戶伸到外面去試一試，东南风带来香味的湿气，拂拂的吹来。

① 东北地主家把狗的尾巴自小切断，据说在大风天它便不常睡觉。

② 烟囱的积煤成了釉子，釉子燃起就会失火。

“該下雨了呀，再不下雨，天更不象个天了！”

他一面自己喃喃的抱怨着，一面悲哀的坐下来烤火。

远远依稀的傳过来大車飞奔的輪声，隱隱的如同雷鳴……

他觉得非常的不适，下意识的想，莫非要死了吧？我好象听见了什么龐大的棕色的翅子，在半天空扑扑的作响，这是表示些什么呢，难道我还不够衰老嗎？

夜里的夢，幻覺和真实都还在眼前出現。象一个黑色的浪花向他涌来，又忽的退走。然后，又在他的四周激起了惡譴的浪花。

想起了一生孤苦的荒涼，他不由自主的恐惧起来，难道就这样无端的死去了嗎？……除去应得的一点外，他从来未多取一粒土。而命运就不能分給他一分儿平靜，睡夢里，也要使他担負着逃脫不掉的精神煩扰！

想着艾老爹比他在年紀上大了十来岁，在工作上也比他繁重十倍；但还是公牛一样的苗壯，青年一样的工作着，不由的使他自怨自艾，陷入严重的煩躁里去。

他注視着一双烤火的手掌，手背表皮已和燒焦了一样的貼在干枯的骨絡上，如同晒干的魚片。他迷信的將手举起来，对着火照着，便看見那五只手指里，只是黃澄澄的，毫无血色……他失望的叹了一口气。脖子的青筋不由的一条一条的突立起来。

这老头子的一生也和这大地一样的哀涼的。

小时候，就死去了爹娘，怀着一颗孤苦的心，在村庄的尽头无声无响的漂荡着。

太阳从铁背山的东边升起来，又从西边落去，他一个人在莲花泡旁边沉默的徘徊着。

老年的牧猪人从句子上走过来，和乡邻很恭敬的说话：

“把这孩子交给我吧，让他和我一齐看猪去吧！我会好好的看顾他的，把他和我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的。”

于是猪的命运便和他的命运发生联接。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，在句子上有趣的玩着。天气太暖了时，大肚子的猪，把土地拱出个窝儿，在那儿晒太阳。他会轻轻的给它们搔痒。

日子流水样的打付开去。有一天，终于老牧猪奴说了下面这样的话：

“想不到我就该在这时候走了……唉！我只指望把你拉扯成人，可是不成了。你就住在这湖边的小房吧，它会替你遮风挡雨的。除去东家的，还有三口猪是我的，猪身上有印子的①你卖两口，留下一口，卖得钱，作一套衣服你穿……那房椽头还有五块老鹰洋，也就够‘发办’我的了……给人家放猪，不要赚猪的口粮，不要欺负哑巴牲口……好好的干吧，他们不会错待你的……”

声音还在他的耳畔回绕，可是老人已经不在了。

① 印子——为了区别猪的所有权，在猪身用烙铁烙成花纹。

老人死去，他就茫然的踏上了孤独的道路。每天伴着黑色大耳朵的伙伴们，在大句子上折着狗尾草，编造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儿来娱乐自己伶仃的凄苦的灵魂。

有时被清风吹得寂寞了，他也会唤起了身世的衰感，脱口在榆树底下幽幽的唱着：

小白菜儿，
地里黄啊，
两岁时，死了娘啊——
跟着爹爹好好的过呵，
只怕爹爹娶后娘呵！
娶了后娘三年半哪，
生个弟弟比我强呵。
弟弟穿着綾罗緞呵，
我家穿的粗布裳呵！
弟弟吃饭我喝汤呵，
端起碗来泪汪汪呵！
想亲娘呵，想亲娘呵！
河里开花河里落懊呵，
我想亲娘谁个知道呵！
想亲娘呵，想亲娘呵！
亲娘想我一阵风，
我想亲娘在梦中呵……

别的野孩子，也常常不喜欢他这种凄凉的歌子，便在他唱得起劲的时候，投掷过一支恶毒的歌子，来作尽情的侮辱：

小猪官，
哭咧咧，
南边打水是你爹。
你爹戴着红缨帽，
你妈穿着钩脚鞋。
钩钩来，钩钩去，
钩得你爹直放屁！

.....

于是他就不唱了。

慢慢的他就长大了。同村的人都说他身子骨软，又作不了重活，给他作点酒生意吧，也比放猪来头大一点。过了没有几天，就有一坛酒在这小屋子一提漏一提漏的往外卖了。每到集日，猪爪尖，猪风扇，猪脑门，灯笼，口条……他也买些给贪饕的客人下酒。这样他就不给地主放猪，在莲花泡旁边的小屋里一个人卖酒，外带自己养两口猪。

逢到年成好的时候，村里的闲散户，也会狠了一下心把腰包解开。对着猪耳朵，蹄膀肉默默的选择一下，用酒把口